



莱布尼茨、朱熹与有机论哲学 ——对李约瑟相关思想的分析与回应

桑靖宇

摘要: 面对西方主流学界西方文化中心论的偏执,李约瑟毅然提出,朱熹理学通过来华耶稣会士的传播而激发了莱布尼茨独特的有机论哲学,进而影响到以马克思、怀特海为代表的现代有机论世界观。尽管这一设想存在一些问题(如对莱布尼茨思想的理解和历史考证等),但李约瑟深刻地洞察到中国古典自然观与西方现代有机论哲学之间存在着令人惊讶的契合,这无疑对我们反思中国古代自然观的理论价值和现代意义具有重大启发。
关键词: 有机论; 单子; 理; 关联性思维; 前定和谐

莱布尼茨作为西方历史上少有的几位真正意义上的百科全书式的思想家一直以来受到国际学术界的重视。但人们往往有意无意地忽视了这一事实:正如我国的莱布尼茨专家段德智教授所指出的,“莱布尼茨作为一个世界主义者,具有博大的世界情怀,毕生对中国和中国哲学怀有特别深厚的感情,给予热情的关注和高度的评价”^①,他对中国的语言、历史、思想、宗教、科技等方面无不悉心探究。这不能不让人联想到,莱布尼茨本人独特的哲学思想是否受到中国思想的影响?然而遗憾的是,除了少数汉学家对这一问题有所涉及,西方主流学界对此漠然置之,乃至不少莱布尼茨研究专著对他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只字不提。面对这种西方中心论的傲慢,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在其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第2卷中针锋相对地提出,莱布尼茨独特的有机论哲学思想很可能受到耶稣会士传到西方的朱熹理学的影响,并从而在西方发展出能够替代牛顿机械论世界观的现代有机论哲学。如果李约瑟的这种“莱布尼茨—朱熹设想”属实的话,那么莱布尼茨与朱熹这一主题就具有至关重要的世界意义了。

本文力图对李约瑟的这一思想进行较细致的考察,首先分析该思想的主要内涵,其次进行批评性(critical)的回应,最后揭示其蕴含的重大理论价值。

一、李约瑟的“莱布尼茨—朱熹设想”

李约瑟的“莱布尼茨—朱熹设想”绝非一时心血来潮的产物,而是他终生所为之奋斗的事业的一个折射点所在。作为一个有着深厚人文修养的杰出生物化学家,李约瑟深刻地感受到17世纪以来逐渐在西方占统治地位的机械论思维方式对科学研究的巨大限制,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西方文化中心论的恶劣影响。因此,当他通过鲁桂珍了解到中国古代源远流长的科技、文化传统时,敏锐地感觉到疗治西方文化顽疾的解药很可能就在中国古代传统之中。李约瑟毅然中断了给他带来巨大声誉的生物化学研究,而沉浸于中国古

^①段德智:《莱布尼茨哲学研究》,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51页。

代的科学与文明,写出了划时代的多卷本《中国科技史》,有力地揭示了中国古代灿烂的科技成就对世界的巨大影响,正是因此,西方 17 世纪的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才成为可能。遗憾的是,李约瑟关于中国古代科技广博得让人眼花缭乱的具體研究常使人忽视了他深邃的思想。

李约瑟在《四海之内》一书中曾扼要地把他的中西文化观论述如下:“自其思想历史发端以来,欧洲人的世界观就经常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而很少能够综合起来。一方面是为天使、幽灵、造物主们(demiurges)、隐得来希之类的超自然的群体所簇拥的上帝和众神,另一方面则是原子和虚空。神学唯灵主义和机械唯物主义进行着永恒的战斗……在莱布尼茨之前尚无任何严肃的尝试来调和这种对立,只有到了当代这种尝试才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中国文明从未介入到这种思想的分裂。有机的自然主义是中国的永恒哲学。从根本而言,任何形式的超自然的东西对于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都从未有过任何用处,但原子的机械的交互作用也不为他们所欣赏……当中国思想在 12 世纪的理学中得到最完美的表现的时候,其表现形式与现代科学的普遍的世界观有着惊人的类似。对于宇宙的构建而言,除了物质—能量和(有着无数级别的复杂性的)组织之外,无需更多。”^①即西方文化饱受灵肉对立、唯灵论与机械论的斗争之苦,直到由莱布尼茨发端、以怀特海集大成的有机论哲学才较好地克服了这一症结。而以有机自然主义为特征的中国思想则从未陷入这种困境之中。中国思想与李约瑟所信服的怀特海有机论哲学之间内在的契合自然使他联想到这两者间是否存在某种承继关系。这样一来,莱布尼茨自然就成为其中的关键人物,因为(在李约瑟眼中)莱布尼茨不但是西方现代有机论奠基者,而且也是西方第一个真正重视中国思想的哲学家。因此,在《中国科技史》第 2 卷“科学思想史”中李约瑟就自然而然地把莱布尼茨独特的有机论哲学是否受到朱熹理学的影响作为全书的一个焦点。

李约瑟对莱布尼茨哲学与以朱熹理学为代表的中国思想之间的内在契合做出了深入的分析,这可归结为以下四点:

其一,个体与整体的统一。李约瑟指出,为了反对把世界视为一个巨大机器的笛卡尔派机械论,莱布尼茨主张“世界是一个巨大的活的有机体,它的每一部分也是一个有机体……这些在他看来构成世界的单子更高级的有机体的一部分。单子是不同等级的。几乎可以说单子是西方哲学舞台上有机论的首次亮相。单子的等级以及它们的‘前定和谐’类似于理学家的理在每一组织和有机体中的无数的个别表现。每一单子就像因陀罗网的网结一样映射着宇宙。莱布尼茨希望借助于这种有等级的宇宙来克服神学生机论(vitalism)和机械唯物论之间的二律背反。如果他是那一长串的对这种所谓的‘非此即彼’深感不满的思想家中的第一个的话,那么是否正是理学家的综合向他暗示了一条更好的道路呢?”^②

莱布尼茨本人深深地感受到李约瑟所说的西方文化唯灵论与机械论的精神分裂痛苦。他成长于亚里士多德—阿奎那经院传统之中,年轻时又为霍布斯、笛卡尔的机械论新哲学所吸引,经院哲学忽视现象的目的论与近代哲学排斥目的因的机械论之间的激烈冲突,使他不得不另辟蹊径,用有机的单子论将二者综合起来,既重视个体的特殊性,又尊重整体的和谐与价值。如李约瑟所说,莱布尼茨的这种个体与整体有机统一的思想确实与理学有相通之处:“人们不难在他的哲学中找到中国思想的回声。当他说‘物质的每一部分都可被设想为充满植物的花园或到处是鱼的池塘;但植物的每一茎杆,动物的每一肢节,以及每一滴树液和血液也都是这样的花园和池塘’(《神正论》第 67 节),我们在此感觉就像是透过理学的镜片所看到的佛学思辨。”^③

其二,前定和谐与关联性思维。李约瑟进而指出:“当莱布尼茨谈到机器与有机体的区别在于有机体的每一个构成(constituent)单子某种意义上都是活的,而且通过意志的和谐而相协调,我们禁不住联想到我们所说的作为中国‘关联性思想(correlative thinking)’体系特征的‘意志的和谐’,这种关联性思想认为,整个宇宙的所有部分都自发地互相协调而无需指导或机械的推动。如拉塔所说,一个单子对另一单子的影响只是观念性的(即只是以一种谈论方式),不是从外而来的,而是源于内在的前定的一致或

① Joseph Needham, *Within Four Seas*, Toronto, 1979, pp. 26~27.

② Joseph Needham,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Vol. II, th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1956, pp. 498~499.

③ Joseph Needham,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Vol. II, p. 499.

和谐。这些话可以最完美地运用到中国关联性思想系统所构想的事物与事件的关系类型上,在此一切事物都根据计划而发生,但没有什么事物是其他事物的机械原因。”^①

莱布尼茨的前定和谐论是西方哲学史上一个奇特的学说,它否定事物间的现实的作用,认为每个存在都按内在的原则而活动,相互间却能协调一致,这最终又是由于上帝创世之初的前定。李约瑟敏锐地指出,前定和谐论反对把事物间的关系归结为机械的作用,这正是有机论的核心所在,只不过被传统的有神论思想所模糊和削弱了。

在李约瑟看来,中国自然观的基本特征就在于漠视事物间的机械作用,发展出有机论的“关联性思维”。中国思想中的世界“是没有命令者的有秩序的意志的和谐;就像乡村舞蹈中舞者们的舞姿,自发却又有序(就有模式的意义而言),没有人是被法律所规定而行动,也不是被后面的人所推挤,而是出于意志间的自愿的和谐而相呼应”^②。中国思想与莱布尼茨的前定和谐论虽然有着宗教观念上的重大差异,但内在的契合确实令人印象深刻。值得注意的是,这两者间的重要类似只有在李约瑟敏锐的感受和细致分析之下,才为人所注意。

其三,物质与精神的统一。中国有机论的一个关键思想在于将心和物视为统一的连续体,朱熹理学的“理气不离”思想在某种意义上是其重要表现。当作为中国有机论思想集大成的朱熹理学通过传教士为西方所接触时,引起了以龙华民为代表的大多数西方人的困惑,认为“理气不离”是否认精神实体的物质主义,莱布尼茨在其晚年著作《论中国人的自然神学》中则对这种有机论思想深表赞赏。李约瑟对此评论道:“龙华民极力抱怨中国人不知道有与物质相区别的‘精神实体’,即不知道有上帝、天使和理性灵魂,但由于莱布尼茨追寻一种不排斥内在性的上帝的自然主义,他发现这种物质成分与精神的(组织性的)要素之间的普遍的联系是非常合理的。龙华民反对中国人的将世界的‘物理原则’以某种方式等同于人类德性和其他‘精神’事物的‘道德原则’的做法(即从非人类、甚至非生命世界的根源中推演出最高的人类、社会价值),而莱布尼茨则被此强烈吸引。”^③

李约瑟还指出:“中国思想的另一回声可在莱布尼茨的这段话中感受到:‘既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绝对的生,也没有就灵魂脱离形体而言的完全的死。我们所谓的生是指发展和成长,而我们所谓的死是指封藏和缩减’(《单子论》第73节)。我们曾多少次听到道家谈论(气之)聚散,认为没有真正的生和死,只是聚散而已。对莱布尼茨而言,这些(生死的)过程是相反的,因此这一对躯体化和解体化的古老的自然主义解释,就与马尔辟基(Malpighi)和斯瓦莫丹(Swammerdam)用显微镜所发现的胚胎的早期发展联系起来,并与(关于胚胎的)预成说与后成说的大争论相关联。在这一联系中我们不要忘了庄子与其他的(中国哲人)用‘几’来表示事物的‘萌芽’。”^④此处李约瑟的思想似乎有些费解,其实是指中国思想与莱布尼茨哲学都认为物质和心灵不是截然不同的二元对立,而是有某种内在的关联。因此,生或死就不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状态,而是可以某种方式统一起来。

其四,自然的内在秩序。朱熹理学认为,自然因其内在的原则(理)而运行,无需人格神的干涉和主宰。这在受制于唯灵论与机械论二元对立的龙华民等人看来,无异于将世界归因于偶然的机械作用的无神论。李约瑟指出,莱布尼茨的有机论哲学使他能够欣赏和深入理解理学的世界观:“莱布尼茨对理学的自然主义评论道:‘中国人在这一问题上不仅不应被批评反而值得赞扬,他们相信事物因自然的倾向和前定的秩序而产生。偶然性(chance)与此毫无关系,谈论偶然性是把中国文本中没有的东西塞进来。’这里莱布尼茨所指的是一个非常根本的问题。龙华民反复提到,根据中国的 worldview,世界因偶然性而存在。他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不能想象有与卢克莱修—笛卡尔式的机械唯物主义不同的唯物主义或自然主义,卢克莱修—笛卡尔式的机械唯物主义(原子的偶然碰撞)是欧洲思想对立的两极之一。”

① Joseph Needham,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Vol. II, p. 499.

② Joseph Needham,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Vol. II, p. 287.

③ Joseph Needham,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Vol. II, p. 501.

④ Joseph Needham,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Vol. II, p. 500.

但莱布尼茨开始意识到可以有一种非机械的、(如后人所说的)有机的或辩证的自然主义。”^①

正是由于莱布尼茨哲学思想与中国思想的内在契合,使得他能够超越时代的局限性,深刻地洞察到朱熹理学自然观的合理之处:“莱布尼茨比后来的一些欧洲汉学家更为见多识广。他说道:‘理被称作是天的自然准则,因为由于它的运作,一切事物都被与它们等级相对应的重量和大小所控制。这种天的准则被称为天道。’在此,我们可以引用他的一个预言性的论述作为结束语,他暗示现代科学的发现与理学的有机自然主义而非欧洲唯灵论更为一致:‘当理学家们把天的统治归结为自然原因,当他们反对无知的大众去寻找超自然的(或者毋宁说超形体的)神迹和作为机器中的上帝(Deus ex machina)的鬼神,我们应该对此喝彩。我们可以通过告诉他们欧洲的新发现而在这些事情上进一步启发他们,这些新发现为许多自然的神奇提供了几乎是数学的解释,说明了关于大宇宙和小宇宙的真实体系。’”^②

显然,李约瑟把莱布尼茨看作是学习、借鉴中国有机论思想的西方先驱者,在中西文化间建筑起沟通之桥,从而引发了近现代西方的有机论世界观。

二、李约瑟的困难

李约瑟的“莱布尼茨—朱熹设想”视野恢弘,见地深刻,非常具有想象力和创造性。然而,尽管李约瑟令人印象深刻地指出了莱布尼茨哲学与中国思想的契合之处,但这并不意味着两者间一定存在着直接的影响。笔者认为,莱布尼茨独特的有机论思想是独立于朱熹理学发展出来的,这可从理论和历史两方面加以说明。

从理论上来看,莱布尼茨哲学思想完全是在西方文化的背景和资源之中发展出来的,有着清晰的脉络,无需朱熹理学的外在激发。确实如李约瑟所言,莱布尼茨所面临的巨大挑战是如何调和经院哲学的神学目的论和近代新哲学的机械论之间的尖锐冲突。莱布尼茨的整合工作可归结为以下两点:其一是将近代机械论严格限制在物质现象领域,而把传统神学目的论用于解释灵魂和本体,两者各司其职又互相协助,从而成为统一的整体。在其晚期代表作《单子论》第79节中莱布尼茨说道:“灵魂按照目的因通过欲求、目的和手段的法则而活动。形体依据动力因的或运动的法则而活动。这两个领域,目的因和动力因的领域,是彼此协调的。”^③其二,莱布尼茨对传统的上帝观进行了改造,在保留传统的上帝超越的全知、全能的人格神的性质的同时,将之视为理性、秩序的化身,认为它在创世之初就将内在的法则置于事物之中,从而无需再去干涉世界的运行。这样一来,上帝的命令与客观的秩序、宗教与科学就统一起来。单子就表现为能动的力,依照内在的法则而活动。由于上帝创世之初的决定,单子之间以及单子与物质之间就表现出互不干涉却又相互协调的“前定和谐”。

由上可知,莱布尼茨哲学思想完全是在西方文化的框架之内发展出来的,并无朱熹理学等中国思想的影响。他独特的单子论哲学固然如李约瑟所说,与朱熹理学有着内在的契合,但这两者的区别也是非常明显的。

其一,莱布尼茨以单子或精神为本体、以物质为现象的思想与朱熹所继承的中国先秦以来传统的“气”的观念截然不同。如朱熹所说:“只是一个阴阳五行之气,滚在天地中,精英者为圣人,渣滓者为物;精英之中又精英者为圣为贤;精英之中渣滓者,为愚为不肖。”(《朱子语类》卷14)即心物间并无不可逾越的间隔,二者只是同一气的不同等级的表现而已。这种“气”的思想与怀特海的心物同构的有机论哲学是一致的,而莱布尼茨的单子论并没有达到真正的有机论的高度,总体上仍然处于李约瑟所说的“神学唯灵论”的阶段。

其二,在莱布尼茨体系中,超越的人格神的上帝在某种意义上处于核心地位,是他的单子论和前定和谐思想的理论基础和出发点。在其晚年的《论中国人的自然神学》等著述中,莱布尼茨反对把理解释为内在性的“世界灵魂”,而认为理与他的上帝一样,都具有绝对的超越性。莱布尼茨的这种观念显然与

^①Joseph Needham,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Vol. II, p. 502.

^②Joseph Needham,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Vol. II, p. 502.

^③Leibniz, *Philosophical Papers and Letters*, A Selection,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Leroy Loemker, Netherlands, 1989, p. 651.

朱熹理学的既超越又内在的思想大异其趣。而怀特海过程神学则强调上帝的内在性,反对莱布尼茨所坚持的传统的全能、全知、从虚无中创世的上帝,从而与中国思想真正相契合。李约瑟为了迎合他的解释框架,宣称“莱布尼茨追寻一种不排斥内在性的上帝的自然主义”^①,这显然是对莱布尼茨上帝观的明显误读。

从历史的角度看,研究者们一般认为,莱布尼茨 1785—1786 年的《形而上学论》标志着他哲学思想的成熟,然而,在此之前莱布尼茨对中国的兴趣主要集中在文字、历史等方面,对中国思想、宗教知之甚少。即使在其晚年讨论中国思想的专著《论中国人的自然神学》(171)一书中,他谈论朱熹理学与其他中国思想时所用的资料基本转引自龙华民和利安当的著作,可见即使此时莱布尼茨对朱熹理学的熟悉程度仍相当有限。由此可知,很难想象朱熹理学曾像李约瑟所说的那样,直接激发了莱布尼茨的哲学思想。

李约瑟本人也意识到他的“朱熹影响了莱布尼茨的有机论思想”的假设的历史文献证据并不充分,反而是莱布尼茨的有机论思想明显在西方传统(剑桥柏拉图主义、喀巴拉思想等)中有其渊源,如他的单子概念很可能源于卡巴拉主义者范·海尔蒙特^②。李约瑟不得不承认莱布尼茨的思想实际上可溯源到西方历史悠久的大宇宙、小宇宙相对应的观念,甚至西方的一些神秘主义思想中还有类似于中国阴阳五行观念的相互联系表。为了进行补救,李约瑟又认为很可能中国的关联性思维的有机自然观很早就通过印度或丝绸之路传到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再影响到欧洲的古代理学思想。因此,他指出:“(如果关于西方古代关联性思维源于亚洲的设想被证实的话),就会有两条通道(使中国思想)导向莱布尼茨。不仅是耶稣会士所翻译的理学资料,还有在此 1000 多年前以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为中介传入欧洲的远为古老的思想。”^③李约瑟对“莱布尼茨—朱熹设想”的补救确实有其意义,这促使人们去思考和研究中国思想与西方古代小宇宙—大宇宙思想之间的类似性,以及中国思想在古代世界的传播问题,但却也无形中弱化了他的“莱布尼茨—朱熹设想”:既然莱布尼茨所继承的西方传统中已有关联性思维(尽管其源头可能在中国),那么何需再受朱熹理学的激发呢?

三、李约瑟思想的意义

由前可知,李约瑟的莱布尼茨有机论思想受到朱熹理学的直接影响和激发这一论断,无论是在逻辑上还是在历史上都是缺乏根据的。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两者之间没有关系。相反,莱布尼茨对以朱熹理学为代表的中国文化极为推崇,甚至提出中国应派传教士到欧洲来拯救欧洲道德上的混乱,这构成了莱布尼茨成熟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莱布尼茨清楚地意识到,传统目的论神学与新兴机械论哲学的尖锐对立是欧洲文化陷入混乱的根源,正如李约瑟所正确指出的,他试图通过创造某种有机论哲学来对两者加以综合,以为欧洲文化指明方向。然而,他独具一格的哲学却很难在同时代人中找到知音,反而是在中国思想中感受到深深的共鸣(尽管不乏误解),因而深感欧洲有向中国文化学习的必要,这也正是他去世前几个月致力于写作《论中国人的自然神学》的原因。

关于莱布尼茨与中国思想之间的关系,西班牙学者阿尔伯特·瑞巴斯(Albert Ribas)有着颇为精辟的论述:“不能像李约瑟所说的那样,认为莱布尼茨为中国思想所影响,但可以说莱布尼茨认同中国思想。这种认同首先表现为对他自己立场的确认,这是他在欧洲思想家中所不能找到的。实际上,对于他最熟悉的那些思想,笛卡尔的二元论、斯宾诺莎的物质主义以及牛顿哲学,莱布尼茨找不到共鸣……在欧洲感到孤立无缘的莱布尼茨,却在中国找到了知音。”^④

李约瑟的“莱布尼茨—朱熹构想”虽然难以真正成立,但其蕴含的巨大的理论价值却非常值得重视。李约瑟这一构想的逻辑前提是以怀特海哲学为代表的西方现代有机论世界观与中国古代思想间有着内

^① Joseph Needham,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Vol. II, p. 501.

^② 参见 Joseph Needham,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Vol. II, p. 298. 以及麦茜特:《自然之死——妇女、自然和科学革命》,吴国盛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第 292~297 页。

^③ Joseph Needham,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Vol. II, 1956, p. 298.

^④ Albert Ribas, “Leibniz’ Discourse on the Natural Theology of the Chinese and the Leibniz-Clarke Controversy”,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2003, 3(1), p. 75.

在的一致性,而他的结论是,之所以存在这种一致性是由于莱布尼茨接受了朱熹理学的影响。他的结论虽然难以成立,却无损于其逻辑前提的深刻的洞察力。怀特海本人也提到了其哲学近似于中国思想,李约瑟则进而基于怀特海的哲学洞见创造性地系统论述了中国有机论思想的历史发展和主要内涵,并深入洞察到集中国有机论思想之大成的朱熹理学与西方现代有机论始祖的莱布尼茨单子论的内在契合,这不能不说是李约瑟对中西哲学思想比较研究的伟大贡献,尽管他设想的两者间的直接影响难以成立。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李约瑟的中国思想史和比较哲学研究绝非只是发思古之幽情,而是源于他解决西方文化的内在困境、探求理想的人类文化的救世情怀。在他看来,中国古代有机论世界观以及相应的强调仁爱、重礼轻法的有机论政治哲学正是解决现代西方科学失去价值指导、社会陷入利己主义困境的良药,中国古代思想为未来的理想社会提供了重要参照。身为基督教社会主义者的李约瑟,很自然地将中国古代思想、西方现代有机论哲学以及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有机论世界观在政治哲学上的表现)这三者的综合视为人类文化的前途之所在。因此,他视那种狭隘而傲慢的西方文化中心论为将世界引入膏肓的顽疾,以致放弃了前程似锦的生物化学研究,而全身心投入到中国古代的科技与文明之中。在他众多的开创性的成果中,“莱布尼茨—朱熹构想”虽未免矫枉过正,却无损于他整体思想的伟大价值。

反观中国近现代思想史,基于救亡图存的需求,反传统、西方化成为主流,很少有人能在故纸堆中真正认识到中国古代科技和自然观的深厚底蕴和现代意义。即便是当今以弘扬传统为己任的牟宗三新儒学,对中国古代自然哲学也缺乏认同。而中国传统思想如何与马克思主义进行有机结合,尚是一个亟待展开的课题。因此,李约瑟对中国有机论世界观的深入阐发,以及他对中西文化的创造性的融合,对于我们今天反思传统、建设未来可谓意义重大,启发良多。

Leibniz, Zhu Xi and Organismic Philosophy

——A Critical Response to Joseph Needham

Sang Jingyu (Professor, Wuhan University)

Abstract: Against the prejudice of Western culture chauvinism, Joseph Needham puts forwards the idea that Zhu Xi's Neo-Confucianism, through the translation of the Jesuits, stimulated the organismic philosophy of Leibniz, and thus influenced the shaping of modern Western organismic worldview. His assumption can not survive serious reflections which expose some theoretical and chronological problems in it. Nevertheless Needham's thoughtful insight that there exist surprising similarities between Chinese thoughts and modern Western organism proves to be highly relevant and stimulating for contemporary rethinking of the implication and the value of the ancient Chinese worldview.

Key words: organism; monad; Li; correlative thinking; pre-established harmony

- 作者简介:桑靖宇,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哲学博士,博士生导师;湖北 武汉 430072。
-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11BZX051);武汉大学“70后”学者学术发展计划
- 责任编辑:涂文迁

